



民兵英雄故事

肖 驰等整理



报 告 文 学

民兵英雄故事

肖 驰等整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太原

民兵英雄故事

肖 驰等整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42 $2\frac{2}{7}$ 印张·37,000字

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六四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60册

统一书号：10088·498

定 价：(五)一角七分

內 容 介 紹

我省民兵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涌现出千千万万英雄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传颂在广大群众之中，成为一种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在这本书里，我们向年轻的读者们，先介绍以下几篇民兵斗争故事：《赤胆英雄张伯富》是出席过全国民兵会议的代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民兵连长，曾机智勇敢地深入敌占区，严惩顽伪分子，虎口边抓“舌头”，以少胜多，率领九个民兵，在群众的支援下，消灭了閻匪正规军三十余名；《三次伏击》描写的是民兵保卫夏收，大胆插入敌人心腹地区，三分钟歼敌四十七名，并以突然袭击的战术，毙敌营长，打垮勾子军整营进化的故事；《今日的武松》写的是：革命斗争中的英雄，农业生产上的卫士

——老民兵張三虎消天山害的故事。此外，還有《南田英雄》《智奪機槍》等四篇。

這些作品，寫的都是真人真事，故事很生動，語言很朴素，富有地方特色。故事中的民兵英雄們，都具有崇高的精神面貌，高度的智慧，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我們讀了這些故事，可以從中汲取到豐富的思想營養，增強克服困難，戰勝階級敵人、自然敵人的毅力和勇氣，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繼承革命的光榮傳統，奮發圖強，艱苦奮鬥，勇敢地擔當起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神聖而光榮的任務。

目 次

赤胆英雄張伯富·····	(1)
聖人澗的里应外合·····	(19)
三次伏击·····	(28)
南田英雄·····	(42)
勇敢机智的民兵孔繁升·····	(58)
智夺机枪·····	(65)
今日的武松·····	(78)

赤胆英雄張伯富

——记老民兵張伯富对敌斗争片断

肖 融

你要一问張伯富的名字，洪洞县西冯堡的人就会说：“人家去北京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和毛主席一起照了象，真是有功之臣呀！我打心眼儿里佩服。”

是啊！老张今年五十三啦，把脸刮的光光的，连点儿胡子楂都不留；走起路来“闯闯闯”的，你要不仔细看看，就和个年轻后生一样，一点儿也不减当年之勇。甭说他如今生产搞的好，就凭当年对敌斗争也该写书立传呀！可惜的很，我了解的不多，只好把老张的对敌斗争片断照猫画虎的写写。虽说我没写过文章，只要能叫大家知道知道老张的小故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伯富出巧計 槍彈送上門

日本投降后，闫锡山这个老奸巨滑的东西，不光占了洪洞城，暗暗的搞了“敌、伪、顽合流”，还把忠心为日本鬼子效劳的“地头蛇”们当成亲信，让他们推行残害人民的“兵农合一”政策。从此，为日本效劳的那些坏家伙就又当上了闫锡山的编村村长、协助员，他们一大到晚，不是抓兵、抢粮，就是领着顽固军来残杀我们的村干部和民兵。弄得当地群众提心吊胆，不能安生，昼夜盼望着解放大军到来。

这时，洪洞县武委会指示全县民兵挖掉闫锡山的老根——“地头蛇”，保卫抗日胜利果实。张伯富同志便领导着西冯堡的民兵们干了起来，他表示非打几个“地头蛇”压压闫锡山的气焰不可！

一天，有人向他（当时他是民兵连长）报告说：东社“编村”协助员杨根连到耿壁抢粮去了。伯富一听皱起浓眉忽闪着大眼睛想：这个坏蛋，若不收拾收拾他，他真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啦！想罢，把桌子一拍

“騰”一下站起身来，忙挑挑了四个小伙子，拿着枪顺山沟直奔耿壁村去了。

耿壁村离西冯堡，只隔一道河，不过三里地远，地形又熟，拐弯抹角的一会儿就到了。伯富顺街口一看，街里站着一伙伙人，个个都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唯独杨根连那小子神气：上身穿着绸小褂，敞着怀，腰里扎着宽皮带，皮带上插着张了嘴的大机头盒子枪；他立眉横眼，嘴角上喷着唾沫星子，伸着硬梆梆的胳膊指指点点的训人哩。伯富见他这个臭架势，气的浑身“呼呀呼”的直冒火。

杨根连是洪洞城关后坡“编村”的协助员，有名的流氓。日本鬼子在时，他狗仗人势，骑在百姓头上拉屎；自打阎锡山占了洪洞城，他又到特务组织里受训，出来就当协助员。他到了那个村就大吃二喝，再就是出个歪门儿邪道，捞把子钱肥了自己：见了好姑娘还得抱住咬上几嘴；为顽固军催粮呀，派款呀，抓丁呀，那更是积极……。

张伯富越看杨根连火气就越大，真想一把将他的脑袋拧下来。可是，老张想起了县

武委会的指示：能教育的教育，能利用的利用，实在罪大恶极和无法教育利用的就干掉。想到这里，他认为也许能利用一下哩。老张便悄悄地给四个民兵布置了，任务是尽可能要活的，叫民兵们看他的眼色行事。

张伯富藏好了腰里的手枪，装成没事人儿，大摇大摆的向人群走去。离人群还有十来步远时，听那家伙大声吼道：“马上拿粮来！谁要敢不交粮那就是私通共匪，老子就不客气了！”说着，“叭”的拍了一下腰里的“大机头”。

人群刚散开。张伯富身高腿长，一个箭步飞上去，两只大手一伸，抓住杨根连的手腕子，只听“咔巴”一响，杨根连“哎呀”了一声，两只胳膊被拧到背后。接着四个民兵一涌而上，缴了狗日的“大机头”，五花大绑的捆了，连推带拽的弄到村东。

顺山沟往东走时，有的民兵主张马上把他干掉，有的说交给群众处理。老张把大眼一翻，说：“押到马头，到区公所去我有妙法儿收拾他！”说着嘴角一咧，露出一丝得意的笑纹儿。

四个民兵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老张心里有啥鬼点子，只顾匆匆的跟着往东走。

到了马头区公所，张伯富先找到区委书记悄悄嘀咕了一会儿，随后走出屋，把头一歪，吼道：“带进来！”

杨根连正呆呆地想着自己的下场，忽听大吼“带进来”！惊的身上一哆嗦，腿一软，跪倒在地，捣蒜似的哭求道：“解放军，饶命吧，饶，饶命，我再不敢作坏事了……。”

区委书记厉声喊道：“站起来！”然后狠狠地教育了一顿，解释了党的政策。

在这同时，伯富派人去通知后坡编村村长陈敬：“命他马上亲自到马头领人去，如不快去，不仅杨根连的命难保，就连陈敬的脑袋也说不清那会儿搬家哩。”陈敬一听，又想去又不敢去，去了又怕自己回不来，不去吧，民兵那股子神出鬼没的劲头神曲也猜不着，脑袋也实在不保险。想到这里，他便偷偷派人去摸底。回来的人说：“只要他亲自去，民兵们保证不杀他和杨根连，如不亲自

去可就不保险了。”陈敬这才又托人和民兵们定了去的时间，并有中间人当保。

第三天早晨，陈敬向敌人请假说“去走亲戚”。然后买了红绿纸包好的点心、水果、烧鸡等足有两大包。他想，自古以来，什么人都不打送礼的，穷民兵一见礼物准高兴。于是，提上礼物进了区公所，点头猫腰、嘻皮笑脸的非叫老张收下不可。老张严词说道：“解放军是为人民办事的，谁吃你刮地皮刮来的臭东西！今天叫你来是要你办到三件事。”

陈敬点头笑道：“请解放军老爷吩咐……”杨根连忙插嘴：“只，只要不枪崩我，别说三件事，一百件事我也照办。”说着又捣起蒜来。

张伯富一见他俩这熊样心里就烦，猛喊一声：“少罗索！听着：第一，以后不许欺压老百姓；第二，经常把‘顽固’的情况向我们通风报信；第三，经常派人给我们送些枪支和弹药来……。”

“是，是是，照办，一定照办！”

张伯富把纸和区公所的公章在桌上一

放，命令道：“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来，写上！”

陈敬拿起毛笔来，战战兢兢的把以上三条写了个一清二楚。随后又主动地盖上伪编村和他的手章。

张伯富把大眼一翻，杨根连象着了电流一般，忙走到桌前，掏出自己的手章来盖在字据上。

张伯富盖了区公所的公章以后，说：“今后你们要不规规矩矩，不用老子杀你们，把这条子叫你的上司一看，你俩的脑袋也就保不住了！”

“老爷，放心，我决心立功赎罪。”杨根连和陈敬同时点头说。

自此以后，这俩家伙不仅不敢作坏事，还时常和其它“编村”村长、协助员说民兵如何厉害，还老老实实的暗里给老张他们偷着送出了两条中正式步枪、两支手枪和三十箱弹药。

民兵联防战 顽军吓破胆

几个月过去了。敌人的活动地区越来越

小，多数“编村”都变成表面支应敌人，暗里给我们办事儿。但是李堡“编村”的协助员张文元，仗着李堡是顽固军的据点，不仅撕碎了老张他们写的警告信，还破口大骂，并带着“爱乡团”一个班到李堡抢粮抓人。老张早就想收拾他，一天黑夜趁机带了五个民兵摸到李堡抓到了张文元。谁知道刚出村就被敌人发觉了，只得边打边退。到家后，群众一见张文元，都恨的咬牙，纷纷要求把他交出来。张伯富把那坏蛋交给群众，群众把他处死了。这才解了人们的心头恨。

李堡的敌人听说张文元已死，气坏了，声言说：张伯富村的“土民兵”若不交出尸首来，就把西冯堡杀个“鸡犬不留”。民兵们听了，说：“听蝼蛄叫就不用种庄稼啦，连河都不敢过，还敢到咱们村来！”老张慢条斯理的说：“可也说不定，我看还是摆上石雷阵，‘顽固’要来，咱就地雷火枪结合着干。”就这样沿河边、村周围、街口上布满了地雷。刚过不几天敌人来了二十多个武装便衣队，这伙伙王八蛋吃过地雷的亏，学精了，在河西面转了半天没敢进村，随后

打了阵子枪滚蛋了。民兵们见敌人走了，就嘻嘻哈哈的说：“狗日的尽些怕死鬼。”

“咱们打出名来了，‘顽固’们一听说害怕……。”老张正在思谋敌人的鬼计哩，区里来人说，敌人的六十六师要出来报复，重点是消灭边缘区的民兵和抢粮，还说彻底消灭西冯堡……。因此，区委让作好民兵联防战的准备。张伯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的武装便衣队是特来侦察西冯堡这一带的地形和民兵的准备情况。接着老张就和村干部、民兵们研究了村落战的计划，并作好掩护群众撤退的准备。两天以后，敌人的六十六师将近万数来，沿河岸一带和民兵打起来了。其它村打了几个回合就小打起来，西冯堡对岸的敌人可不，一直和老张他们相持了好几天。

开始敌人用了一排的兵力，在六〇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桥上冲来。老张和他的九个民兵分别埋伏好了：高房上架起轻机枪，桥上桥下埋好地雷，房下的高坡上挖好工事。敌人的子弹打的象下雨，老张沉着的说：“二百公尺以外不许打，非到桥上打才

呢！”敌人的一个排还没有贴桥边就被地雷炸死炸伤十几个，剩下的掉头就跑。这时九个民兵喊道：“嗨！比兔子腿还快呀！”不一会儿，敌人又冲锋了，又被民兵的地雷和机枪给打回去了。就这样一直打退了敌人的六次冲锋，民兵们的子弹也快打完了。

老张带领的九个民兵在群众的帮助下坚持了六天。老张一面叫民兵趁黑夜加强工事，一面派人护送乡亲们转移，并向区武委会请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敌人一个连的攻击开始了。张伯富身边的子弹吱吱乱飞，炮弹“轰轰轰”的一股劲的爆炸，敌人一群一伙的向桥上涌来。这时老张吼道：“打！决不能叫狗日的过河！”民兵们把子弹打光了，又用手榴弹打。敌人虽在桥上倒下了一些，但有十几个人已冲过桥来，第二道地雷阵爆炸了，民兵们把仅有的几颗手榴弹也打了出去，可是敌人还是一股劲的冲锋。就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联村民兵队来了。张伯富兴奋的大吼：“同志们！我们的正规军来了，冲啊！”说着跳下房来冲上去。其它民兵也学着伯富的话大喊起来：“咱们的正规

军来啦！冲啊！”敌人也闹不清真假，见民兵冲的很勇猛，吓的扭头往回跑。结果敌人死伤三十余名，最后一次冲锋被打垮了。

敌人第七次冲锋失败后，便停了下来。看来敌人不想再进攻，但也沒有撤退的样子。就这样隔河对峙了两天，偶而还打阵子冷枪冷炮。张伯富和民兵们商量：也许敌人闹不清咱们葫芦里装的啥药，想探听咱们大军的虚实，要叫敌人发觉了真沒有大军，说不定要吃亏哩。他们苦苦的思谋着……忽然想起了日本飞机投在村里沒炸的大炸弹，于是巧计爬上心头。他和民兵们一说，都说妙极了。

老张让民兵把敌人死尸身上的弹药弄回来给大家补充了，然后趁黑夜叫民兵抬上大炸弹，绕到敌人据点李堡炮楼附近，用柴火把大炸弹围起来烧着了。接着高声喊道：

“我们是刚开来的三八六旅，快投降吧！我们宽待俘虏！”刚喊完，大炸弹“轰隆”一声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机关枪、步枪一齐响起来，直吓的敌人打了大半夜枪。天明一看，河对岸和李堡的敌人都吓跑了。